

宗師音猶在·澤潤後來人

京劇名家袁世海身前後(上)

●黃殿祺 (天津市戲曲博物館館長)

年過八旬仍活躍在京劇舞台上，有「活曹操」美譽的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袁世海，在留下曹操、魯智深、鳩山等一系列鮮活的舞台人物後，於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因心肺衰竭辭世，享年八十七歲。

袁世海與世長辭，引起眾多愛慕其藝術者扼腕長嘆。一九八〇年袁氏由他的弟子何永泉陪同來津專門觀看了筆者研究、繪畫的京劇臉譜。一再說：「畫的好，畫的好！」在場的天津戲劇研究室主任高介雲和著名京劇導演趙萬鵬也同聲贊好。袁氏高興地當場題字：「臉譜要性格化美術性」贈送給我，大家高興地鼓起掌來。一九八七年袁氏來天津戲劇博物館參觀，我們又一次見了面，他對我說：「祝賀您為我們戲劇界創建了我國第一家戲劇博物館，黃館長我現在到您領導的博物館參觀來了

。」我說：「這是大家努力的成果……。」同年他約我到他家去，於是我帶著女兒黃萍，和我的同學王樹仁一同到他家做客，並請他觀看我所繪製的京劇臉譜扇面，他看了非常高興，鼓勵我：「現在集研究、繪製、收藏戲曲臉譜為一體的人太少了，您現在就是我們戲劇界的臉譜藝術家。」袁氏還為我們指出了臉譜人物的勾法、繪畫與演出化裝的方法形式的異同。他再一次提出「臉譜要性格化美術性」。最後我們在他家一同合影留念……。至今他的音容笑貌還留在我的記憶中。為了紀念他和我的深厚友誼，特寫此文：「宗師音猶在，澤潤後來人」，以表懷思。

帷幕低垂菊星殞落

中國京劇院院長吳江悲痛地講述了袁

氏生前事蹟：「今天，應是袁老飛往上海，參加那裡一個戲劇活動的日子，飛機票、行李都準備好了，沒想到……」，吳院長哽咽了，接著說，「八十七歲高齡的袁老依然活躍在戲曲舞台上，去年在北京人民劇場中，這位耄耋老人與《紅燈記》劇組的全班人馬創下了同一劇目全班人馬復排、演出的吉尼斯世界紀錄。戲癮頗大的袁老永不言敗，不斷向著心中的藝術高峰苦苦攀登、默默追求。袁老身體一直很好，前幾天，袁老還與錢浩梁一起到瀋陽市演出《紅燈記》片段，前天上午袁老還表達了要參加春節文藝晚會演出的意願。再過些天，為紀念《野豬林》被拍成電影，中京院將在北京演出並召開座談會，特請袁老於二十二日作為重要嘉賓出席該紀念活動。可是，在昨天上午九時四十分，袁

中海海急匆匆打來電話說他父親早起漱口時嗓子被痰卡住了，現在正進行搶救。十時十五分我們來到袁老家中，這時候兩位醫生正給袁老採取急救措施。他們在插管的時候發現袁老肺裡的黏痰特別多，總共吸了六次，但是一切都無濟於事，袁老的呼吸、心跳全停止了，我們和家屬立即把他送到復興醫院，當時袁老的兒子、女兒、女婿都趕到了醫院，醫院正騰出大搶救室，調集全院主力醫護人員對袁老施行全力搶救。十時五十分，在搶救過程中，袁老已出現了腦死亡，但醫護人員似乎不願他老人家離去，依然奮力搶救，後來，搶救室的大夫滿臉沮喪地摘下白口罩，宣告搶救無效，最後在徵得家屬同意後停止了搶救工作。當時在場的人都禁不住哭了起來……」

吳江院長嘆息不已：「多好的老爺子啊，走得突然了！昨天上午他還給我打手機要求春節戲曲晚會上彩唱《牛皋招親》呢。我給袁老穿好壽衣，看著他安詳的面容我忍不住就想……」說到這兒，吳院長不禁抽泣起來。他接著介紹，袁世海是京劇界碩果僅存的藝術大師，在京劇演員當中他是造詣最深的藝術家。「袁老在演

出時能把念和唱都注入魔力，觀眾都會被他帶入到情節中去。」吳院長贊不絕口地告訴大家，袁世海精確的繼承了「郝派」架子花臉的特徵，他飾演的莽撞人物是用粗魯人的眼看環境中的美，一舉一動都是戲，「袁老確實做到了把前人的東西捏碎了融到自己身上。他是京劇界塑造舞台人物的頂尖人才！」吳江院長還透露，袁世海近年來參與劇院的全部演出都是不計報酬的，就連給戲曲學校學生授課的講課費都交了出來。「袁老的去世是中國文化界、京劇界和中京劇院的極大損失。」

帶著對老一輩京劇藝術大師的無限哀思，我的好友董鵬等人專程趕到袁氏生前住所——北京復興門外木樨地一處普通三室一廳民宅。敬獻的花籃及輓聯上寫著：

一方紅毯，演活千古人物；
幾聲高腔，唱盡世間炎涼。

大師劇藝永垂不朽

談起與袁老的往事，吳江院長又抑止不住對老人的哀思：「我畢業於北京戲校，在校時就與老人家有過接觸，最近幾年我調到中國京劇院，與老人家的接觸就更多了，他對我的支持特大。每一季組織演

出，他都不願自己八十多歲的高齡，親自登場。帶著青年演員演出《群英會》、《紅燈記》、《連環套》等，風采依舊。好幾筆的演出報酬，他都交到團裡，令青年們不僅學到了他的藝術，也感受到他的的人格魅力。」

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我的朋友李世濟回憶說，她與袁老曾有過幾次愉快的合作。在《龍鳳呈祥》中，袁世海扮演張飛，李世濟扮演孫尚香；在《法門寺》中，袁世海扮演劉瑾，李世濟扮演孫玉姣。袁老的人格和戲德令她終生難忘。

中國京劇院著名女花臉演員、我的大姐齊嘯雲（已逝世）非常悲痛地說：「袁世海對京劇事業是有巨大貢獻的，我小時候在天津生活期間，袁世海和李少春就常到我家去，給我的印象特別深。我知道當初拍電影《群英會》，曹操的角色本來是給郝壽臣的，他推薦了徒弟袁世海。拍成電影後，袁世海把這齣戲的勞務費送給老師，顯出他的尊師品格。……」

京劇名家譚元壽之子譚孝曾同袁老共事十八年，一起下鄉勞動，一起拔麥子。他說，無論多苦多累，老人的精神總是樂觀向上；對青年人非常關心，見了面就給

說戲。誰有一點進步，就熱情地鼓勵，那種敬業、勤勉的精神，真令青年人汗顏。

前些天，其弟譚立曾陪同父親譚元壽來到袁家，研究中央電視台春節戲曲晚會的節目，譚立曾說：「那天下午五點多，爺倆一進門，老人家就高興地大聲說：『您來了，茶我從下午就泡好了！』」說著，親自把茶端了過來。袁老比我父親大十二歲，老人家這樣做真讓人感動。說起戲來，袁老禁不住手舞足蹈，直到下午六點半。臨別時，老人家指著我們送來的全聚德烤鴨，笑著說：「得，晚上我就吃它啦！」還說：

「立曾，什麼時候你安排安排，咱們聚聚再好好說說戲。」沒想到才隔幾日，這竟成了袁老對年輕人最後的囑托，也留下了深深的遺憾。

作為袁世海最為得意的弟子，大連京劇團團長楊赤在電話中的語氣沉重：「我前兩天剛去老師家裡看過他，老人家的精神還非常好。我正在上海演出《將相和》，他已經定了十二日的機票，要專程來上海看我的演出。誰知道事情會發生的這麼突然。」

楊赤是袁世海傾注心血最多的愛徒，楊赤一九八二年拜袁世海為師，在二十年

的時間裡深得師傅真傳，他回憶道：「老師對藝術和京劇人物的執著值得年輕一代學習。老師確實在我的身上花費了很大的心血，二十年裡教了我很多戲，真的是循循善誘。」對於恩師曾經的教誨，楊赤都歷歷在目。

袁老辭世的消息在天津市京劇界引起巨大震動，他在天津的徒弟何永泉、王德剛、楊光都懷著巨大的悲痛傾訴了他們對老師的懷念。十二日上午，他們和楊光親自前往老師的靈堂吊唁，作為袁氏愛徒之一，楊光提起老師的仙去便滿臉痛楚，淚水盈盈欲滴。

袁氏在天津廣收弟子，為了發展和弘揚京劇藝術，對自己的弟子要求幾近苛刻。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師從袁世海學習架子花臉的天津京劇院的王德剛，在提起跟從老師學藝的二十年經歷，說得最多的是袁氏對藝術的執著和精益求精。

袁氏一向是不拘一格教人才，在他的徒弟當中，不僅有從事京劇藝術為生的專業演員，也有酷愛京劇的票友，在天津的一位票友陳先生說袁氏是一位藝術生命常青的京劇大家，他思路清晰，談吐風趣。勇於改革與創新，袁氏曾說「自己的架子

花臉將是京劇舞台上的一片大綠葉，襯托的是花，展現的是綠。」

藝海無涯以苦作舟

袁世海一九一六年生，原名瑞麟，北京人。

袁世海的祖父以餵養大象為業，父親隨大伯在北京城內為富人趕車，家境清貧。袁世海的四伯經常帶幼年的袁世海去天橋的戲園子聽戲，使他早已得到了藝術的薰陶。從那時起，戲曲藝術就深深地打動了他，吸引著他，於是他立志長大要成為一名京劇演員。由於他經常到離家不遠的梨園公會去看教戲，一看就是半天，如迷如醉，被教戲的著名武二花演員許德義看中，收作徒弟，給他開了「坯子」，教授他戲曲基本功。

一九二七年，袁世海考入富連成科班，取名盛鐘。坐科的第一年，他學習老生行當，後經教師蕭長華提議，改學架子花臉，改名世海。在科班中，他練功、學習非常刻苦，邊學習邊演出，還經常去觀摩名家的演唱。日常的練功中，他抓住一切機會向師父、師兄以及其它戲曲大師們「偷藝」，並為己所用，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富連成」坐科時，每當有應急角色，師父總能聽到袁世海在人群中說「我會」。「我行」。所以每當有演員臨時不能上場時，其角色便由平日裡暗自偷學的袁世海替演，效果不錯。一些沒演過的角色他也敢應承下來，然後連夜讓師兄給自己指點，以保證能在登台時不負重望。袁先生曾經在師兄裘盛戎嗓子啞了的時候，他替演了雙齣《連環套》和《白良關》，精彩的表演讓人大吃一驚。

每天演出後，除了專攻自己的戲外，袁氏最大的愛好便是「扒台簾」——在後台門的角落扒著門簾看戲，不光是花臉戲、老生戲，連旦角戲也不放過，於是那塊台簾被他摸得又黑又薄，專打台簾的老先生原本因袁氏妨礙幹活而滿心不快，但看到他能飾演各種角色，成了「救火隊員」，也就笑著給了他這麼一個可以看戲的方便。戲看多了，使他深深地迷上花臉名家郝壽臣的演唱藝術，並在自己的演唱中，著意地宗法「郝派」。坐科的最後幾年，科班中的架子花臉一行，他已能獨擋一面，與高盛麟、李盛藻、李世芳等合作演出了《連環套》、《除三害》、《霸王別姬》等劇目。

袁氏對天津有著深厚的感情，十三歲就曾來津演出的袁世海一有空便愛逛一逛天津的街景，用小份二（每日的零用錢）品嚐美味的「狗不理」包子。

舊時舞台後台比較混亂，愛打逗嬉笑的師兄弟們常常把後台搞得像熱鬧的市井。而袁氏卻在後台好似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他經常用通胡子和洗水袖，往厚底上刷大白等演出前的準備工作來代替打逗、開玩笑，他的師兄弟便說：「你一到後台就不說話，快和這包子舖一個名了——狗不理！」一句話逗得大家笑個不停，而「後台狗不理」這個綽號也就從此落到了他的頭上。

專注於演戲的袁氏主要害怕在候場時由於玩耍而分散了精力，到台上忘詞出笑話。他親眼看到只顧開玩笑，師兄把鬍口（鬍子）掛在腰上忘記了，上場時在嘴邊又掛一副，讓觀眾笑掉了大牙，因此他格外注意、留心。其次，袁氏不說話是因為怕嗓子出毛病，為保護嗓子，不吃葷的袁世海刻意減少嗓子的「使用率」只為了保護喉嚨，生怕突然發生「痰堵門」的事情。

赴津演出一炮而紅

一九三四年，袁世海由富連成科班結業後，搭尚小雲的重慶社，演出於全國許多大城市。三年後，改搭老生演員李盛藻的文杏社，與李盛藻合作排演了《重耳走國》、《二桃殺三士》、《青梅煮酒論英雄》等生淨並重的戲。由於他自幼崇尚郝壽臣的演唱風格，所以他在創造角色時多是遵循「郝派」的手法。

舊時一位演員紅遍大江南北的一條重要標準就是必須經過天津觀眾的認可，而袁氏正是憑著《借東風》、《闖江州》兩部戲中曹操、李逵的人物塑造征服了天津戲迷，從此一炮而紅。使袁氏終生與天津結下了不解之緣。

一九三七年抗戰烽火燒到了北京，袁氏搭班文杏社由於花光了路費受困在關外，危難之際，天津中國大戲院邀請文杏社到津演出，並寄去了路費，讓袁氏一行乘輪船到達了戲曲大碼頭——天津。

由老生周信芳（麒麟童）親自設計的中國大戲院當時是全國首屈一指的新型劇場。能在中國大戲院演出對於戲曲演員來講是莫大的榮譽。當時大戲院總經理孟廣臣認為，二十餘人的文杏社實力較弱，於是特意從北京請來侯喜瑞、葉盛蘭、孫盛

武等名家同場演出。

文杏社第一天的劇目為《群英會》、《借東風》，由侯喜瑞飾黃蓋，葉盛蘭飾周瑜，孫盛武飾蔣幹，袁世海飾曹操。

與當時最著名的架子花臉之一的侯喜瑞同台演出，尚未成名的袁世海心中不免緊張。看著侯喜瑞演黃蓋時的磅礴氣度，袁氏不免有了「小巫見大巫」的膽怯心理。袁氏扮好戲粧後看到後台有幾位「戲膩子」（在後台貶低別人借機蹭戲的閑人）對侯老說長道短，便從他們中間走過，引來了他們的一番議論：「瞧！扮相、臉譜都是郝壽臣的路了！」這些別有含意的話反而激發了袁氏的自信心，自卑心理一掃而光。

袁氏上場後，天津觀眾對這個使用高高的六字半調的小伙子立時便有了興趣。當袁氏響亮地唱出「每日裡飲瓊漿醺醺帶醉」這一句普通並無花腔的西皮搖板時，他那原來架子花臉音平、低調的唱腔中揉進銅錘花臉高亢、暢快的深厚鼻腔共鳴音，帶有較濃郁的郝派韻味。懂戲的觀眾，情緒馬上沸騰起來了，挑剔的天津觀眾用如潮的掌聲淹沒了「醉」字的尾音。此後演到曹操中計、誤斬蔡張、斥責蔣幹時

，袁世海神、唱、做結合，一些無可奈何的轉手、背手、嘆息等動作均博得了觀眾的贊賞。僅十幾分鐘的一場「回書」居然形成了全劇的高潮。連後台也被他精彩表現所折服，上、下場門全擠滿了看戲的人。從此，袁世海一炮而紅，得到了觀眾的青睞。

此後，一次偶然的機會，袁氏又與侯喜瑞共同演了一齣《鬧江州》，更讓袁在天津戲迷心中的人氣急升。一天，日場演出為侯老、葉盛蘭合演的《黃鶴樓》，不料海報卻誤登了「帶《三江口》水戰」。當日演出順利誰也沒發現，不料散戲後天津衛觀眾們卻不退場，使勁鼓掌，嚷著看「水戰」。飾演張飛的侯老此時早已卸妝回旅館休息了，請回來後侯老表示「水戰」是南派演法。這下可麻煩了，觀眾不罷休、演員難開鑼。情急之下，李華亭提議讓袁世海與侯喜瑞改演《鬧江州》；張飛改李逵，觀眾一樣喜歡。

於是侯氏飾李鬼，袁演李逵，兩人化妝時略略對詞即粉墨登場。觀眾聞知欣喜不已，全場氣氛熱烈。借侯老的捧襯，袁世海聲名大振。在演出合約結束後，袁世海又應中國大戲院挽留續演一期，讓天津

戲迷過足了捧角兒的癮。事後，每當回想起在天津的演出，他總是感慨萬千，他的心中永遠忘不了天津懂戲、專業的可愛戲迷。

拜郝為師夙願得償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經名丑馬富祿介紹，袁世海終於拜郝壽臣為師，得償夙願。當年袁拜郝壽臣老先生為師時，郝問他：「你希望把你砸碎了捏成我？還是想把我砸碎了捏成你呢？」袁世海選擇了前者，郝表示：「錯了！那你不就成了郝壽臣了嗎，你應該塑造一個新的袁世海！」「學我者生，似我者亡」這句話，一直被袁世海牢記在心，成了他日後的座右銘，在他的表演中不僅完全地繼承了「郝派」藝術精髓，同時又吸收了金少山的藝術特點。最令人佩服的是，袁世海還跨行當向其他大師請教，博采眾長，為我所用。著名老生周信芳和著名武生楊小樓的特長都被袁世海變為了自己學習的樣板。郝壽臣向他傳授了《黃一刀》、《取洛陽》、《夜審潘洪》、《打龍棚》、《醉打山門》、《打曹豹》、《荊軻傳》等郝派拿手劇目，並為他重新排練了《連環套》

。經名師指點，他的演技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達到更高的境界。同年，他應邀參加了著名旦角演員李世芳的承芳社，在北京和上海等地演出，主要有《霸王別姬》等劇目。此間他還經常被馬連良、周信芳、程硯秋等名家邀為配腳。

即興表演令人稱絕

對傳統藝術的挖掘創新、改編昇華是袁世海舞台藝術的一大特點，而一些不拘一格的即興發揮更加突出了袁氏多變的表演風格。袁氏曾主演過一齣名為《春秋筆》的傳統戲，內容講述的是在北魏年間，檀道濟抵禦外寇的故事。由他飾檀道濟，當時正值日寇入侵，未能拿起刀槍的袁世海用自己編詞、加唱的習慣，在檀道濟巡營鼓舞軍心時說了這麼一段道口：「……即當奮勇殺敵，如今你們不能忍受一時之苦，可憐的百姓必受那刀兵之苦、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豈不做那亡國的奴隸！」話音未落，劇場內便響起了如雷的掌聲，事後袁氏回憶道：「好的文化藝術要突破傳統，結合現實才能實現自我突破，那次掌聲是我從藝來最熱烈、最有價值的掌聲，它超出了藝術欣賞的範疇。」

不僅有對作品的創新，袁世海即興的表演更是令人拍案稱絕。在他未出科時，曾在《長板坡》中飾演一個逃難的龍套角色。在台下，他便與其他幾位龍套商量好了，當他在「急急風」的鼓點節奏中顫顫巍巍地跑上台後，一頭便栽倒在台口，接著在跪墜步中由後面上台的演員扶下了場。此時台下一片喝采，「好戲！」「好逃難的！」不絕於耳。

一九四八年，他加入了李少春創辦的起社，開始了他與李少春的長期合作。在《野豬林》一劇中，袁世海對魯智深的唱、念、做、舞進行了精心地設計，豐富了花和尚的藝術形象。

架子花臉一般以配演為主，主演的大戲較少，但甘為配角的袁世海卻默默無聞地用自己出色的表演讓主演的形象更加光彩，同時也顯露出了他本人高尚無私的思想境界。

周信芳曾在上世紀三十、四十年代與袁世海合作演出過。周氏晚年與袁氏分處上海、北京兩地，他最大的遺憾就是不能再與袁世海這樣優秀的坐場花臉同台合作了，他自己感嘆道：「與袁世海同台要提著神，一不小心就被他壓下去了。」

馬連良首次與袁世海同台時，後者還是個未出科的孩子，坐在官凳上的時候腳都無法著地。但馬連良當時便發現了袁的才華，只恨其當時年紀尚小無法隨他的劇團輾轉演出。等袁世海出科後，二人終於合作演出了《四進士》、《群英會》等經典劇目。梅蘭芳對袁世海也是格外關愛，第二次赴日演出時特邀袁世海出演拿手戲《霸王別姬》中的霸王。

京劇藝術中的瑰寶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經田漢、馬彥祥等倡導，李少春、袁世海的起社與葉盛章的金升社合併，成立了新中國實驗京劇團，成功地排演了翁偶虹改編的《將相和》（袁世海飾廉頗）。

一九五二年，新中國實驗京劇團全體加入了中國戲曲研究院實驗京劇團，袁世海任副團長。該團後改為中國京劇院，袁世海歷任二團、一團副團長、中國京劇院副院長。他在中國京劇院工作期間，與李少春等合演了《將相和》、《野豬林》、《響馬傳》等劇，還排演《黑旋風》、《桃花村》、《除三害》、《九江口》等以架子花臉為主的劇目，豐富了花臉一行的

唱腔和表演。他與馬連良等合演的《群英會》、《借東風》（飾曹操）；與李少春、杜近芳等合演的《野豬林》均被拍成舞台藝術片。此外，他還致力於京劇現代戲的創作和演出，他在《白毛女》和《紅燈記》中分別塑造了黃世仁和鳩山兩個反派角色，在全國頗有影響。袁世海曾多次隨中國藝術代表團赴國外演出，他的演唱征服了海外的觀眾，為中國戲曲在國外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袁世海在舞台上，形象魁梧，工架豐滿；念白講究，有力度；唱則吸收了銅錘花臉的發聲方法，充分調動共鳴部位。他在幾十年的藝術實踐中大膽突破傳統京劇中的模式，開創出了不少新戲留給了後人，成為了京劇藝術中的瑰寶。

京劇名家袁世海前身身後（上）

袁世海的《九江口》、《野豬林》、《黑旋風李逵》、《西門豹》是梨園行中的一份財富，他在創造新戲的過程中大膽突破，將「架子花臉銅錘唱」的技法又推進了一步。他的扮像魁梧、動作穩健，刻畫人物細緻入微，能抓住角色內心活動，揭示人物特徵。他在繼承郝派劇目和演唱風格的同時，又根據自己的理解，利用郝派的藝術創作手法，創造了眾多的劇目和

角色，使郝派藝術得到了豐富和發展。他就在塑造曹操、張飛、魯智深、李逵等人物時，注意從原著中體驗人物的性格和身分，把握劇中人物的內心衝突，相應地設計唱腔和身段動作，而絕不單純賣弄技巧，因此形象深入人心。他對曹操這一人物的理解和塑造；承繼郝老師對曹操臉譜和服裝的改革，又創造了許多曹操在各種情境下的步法、身段和唱腔，在突出表現曹操奸詐、梟雄的同時，突出地表現了曹操既是政治家、軍事家，又是文學家、詩人特殊複雜的心態。他在《群英會》中曹操上場是躊躇滿志的台步、《橫槊賦詩》中半醉半醒、吟作詩賦的宰相風度和《華容道》中層次分明的「三笑」，足以使觀眾傾倒。

精研三國演活曹操

袁世海在「方便」時，他習慣一邊「方便」一邊看書。看什麼書呢？是本從上世紀三十年代保存下來的《三國》。紙頁發黃，邊角也捲起來了。也真的是熟了。

有一回，袁世海說起他在《群英會》中的出場：「我師爺爺黃三，出場時是穿帔，拿這本翻開的書，信步走上，鑼鼓也

沒什麼特殊。到我師傅，這地界還是這樣出場。我呢，跟師傅是這麼學的，也這麼演了好幾十年。直到「文革」中後期，劇院事情不多，我在家裡閑著，於是就偷空重讀起《三國》——我琢磨著曹操上場的四句唱，其中有為了「（銅雀）二美」的字樣。我一想，這樣可不對了。按照新的觀點，曹操是那時的軍事家、政治家和大詩人，他下江南難道就為了掠奪「二美」麼？」

袁世海站起身子，一邊在屋子裡踱步，一邊思索著說：「我修改了唱詞——還是四句，但不是為「（掠奪）二美」了；更重要的，要仔細研究曹操的出場方式——不能像新編劇目那樣，讓主人公一上來就唱一大段，把心裡所想的都明白告訴給觀眾——那麼一來，一是沒戲了，二也不是京劇了。何況曹操在戲裡不是主角，那麼大唱一通就搶了諸葛亮的戲了……」袁世海最後說：

「我想了很久，最後心裡一亮；我用腳步把『這一個』曹操給觀眾『走』出來！於是，反復實驗，才出現如今的『涮八字兒』。」

他在屋裡下意識地「走著」，在一邊

看著——事情竟然是這樣的！演員先發明出「新的腳步」，等腳步「有了」，鑼鼓跟著變了；等鑼鼓變了，臉譜也跟著變了……於是，整個曹操的思想和性格的貫穿線，也和從前的大不一樣了。

一九八三年夏天，袁世海所在的中国京劇院一團在大慶慰問演出，大軸為《華容道》。飾演關羽的年輕演員郭玉麟二目圓睜、氣度不凡，但當他和「曹操」一對眼神之後——糟了！曹操雖衣衫襤褸、形容枯槁，然而一雙眼睛卻不怒自威！關公倒失去了神采，頓生畏怯，奇事！關公為何怕了曹操？當小郭走進側幕與導演細說經過時，老導演才微笑作答：「一點也不奇怪！誰讓那曹操是袁世海演的！」袁老對曹操呼之欲出的刻畫還體現在一些細節之上，上世紀五十年代後，袁氏通過研究歷史、重讀《三國》，認識到曹操既是梟雄又是政治家、軍事家、詩人、文學家的特殊身分。於是他特意在曹操的臉譜中揉入了一絲紅色。讓不同於嚴嵩、秦檜之流的「多面」曹操出現在了舞台之上，贏得了「活曹操」的雅號。這與他平時努力刻苦學習和研究《三國》小說是分不開的。

(未完待續)

戲言言戲續集

李能宏 著

聖文書局總經理，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三——二號

定價六百元，中外雜誌讀者獨享八折優待

又是一部戲曲鉅著，全書六百頁，珍貴照片百張

您看戲嗎？可以幫助瞭解劇情，您教戲嗎？可以當參考資料，

您看書嗎？可以當故事書看，內容精彩，您一定喜歡。

六大內容

戲劇評析：大陸各劇團、台灣各劇團及票界演出，有精彩的評論和分析，態度客觀、理論正確，深受各界器重。

幾則懷念：四大名旦的艱苦學藝歷程，名坤伶言慧珠及童芷苓的滄桑史（言慧珠死後，大陸很少報導她的文章，筆者在國外及台灣搜集到片斷資料，而完成此篇報導）

幾則憶往：四維劇校（現改為中國戲曲學院）是青年軍二〇八師所成立的軍中唯一戲校，造就戲劇人材很多，此為該校最有系統的報導，中華國劇振興協進會成立經過報導。

名伶介紹：後四小名旦陳永玲北京學藝滄桑及定居寶島的經過。四維之寶鈕驃的奮鬥史及其成就。台灣名旦徐露的神秘身世報導，台灣老生雋才唐文華的學藝過程。

名票素描：老畫名票毛宗韜老當益壯，每年都演出精彩好戲，龍宇純教授及其愛女乃馨藝術精湛，父女北京獲獎。名票周純娟程派韻味濃郁揚名津沽，百年老校建國中票友眾多，人材輩出。博士票友朱婉清為文武崑亂不擋的全才票友。會計師票友黃惠英為票界雋才，海峽兩岸均享盛名。

名琴速寫：琴痴宋士芳的成功秘訣。青年琴師杜玉奇，技藝精湛，現在關島發展。小琴師胡曉楠前所未見的京劇神童，她艱苦的環境和學藝過程，本書有詳盡的報導。